四庫全書

集部

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十

宋 胡仔 撰

冦忠愍

苕溪漁隱曰忠愍詩思悽惋葢富於情者如江南春云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逺斜日杏花飛江南春盡離腸斷蘋滿汀洲人未歸又云杳杳煙波隔千里白蘋香散東風起日落汀洲一望時愁情不斷如春水覩此語

意疑若優柔無斷者至其端委廟堂決澶淵之策其氣銳然奮仁者之勇全與此意不相類蓋人之難知也如此

苕溪漁隱曰澶淵之役王介甫以為丞相萊公功第一張文潛則謂可能功業盡萊公大抵人之議論各有所見故爾不同今具載二詩識者當能辨之介甫澶州詩云去都二百四十里河流中間兩城峙南城草木不受兵北城樓櫓如邊城城中老人為予語契丹此地經抄虜黄屋親乘矢石閒遼馬欲踏河氷渡大發一矢敵無酋河冰亦破沙水

流歡盟從此至今日丞相萊公功第一文潛聽客話澶州事

詩云憶昔胡來動河朔渡河飲馬吹笳角澶淵城下冰載

車邊風蕭蕭千里餘城上黄旗坐真主夜遣六丁張猛弩

雷驚電發一矢飛横射遼人貫車柱北塞無塵大漠空歸

来封禪告成功自是乾坤扶聖主可能功業盡萊公

元城先生語録云安世之北歸與東坡同途兩舟相啣

未嘗一日不相見嘗記東坡言少年時與其父并弟同

讀富鄭公使北語録至於説大遼國主云用兵則士馬

物故國主受其害爵賞日加人臣獲其利故凡北朝之臣勸其用兵者乃自為計非為北朝計也遼主明知其利害所在遂罷兵三人歎其言以為明白而切中事機時老蘇謂二子曰古人有此意否東坡對曰嚴安亦有此意但不如此明白老蘇笑以為然先生又曰前輩讀書例皆如此故謂之學問必見於用乃可貴不然即腐儒且武帝時嚴安上疏諫用兵其略云今徇南夷朝夜郎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

也鄭公之言其源蓋出於此

苕溪漁隱曰余讀菉公神道碑云公及雷陽吏以圖經獻閱視之首載郡東南門抵海凡十里公恍然悟曰我少時有到海祇十里過山應萬重之句乃今日竟爾人生得喪豈偶然邪青箱雜記以為萊公少時作此句遂兆晩年之讖復齋漫録以為非是乃萊公效于武陵詩過楚水千里到秦山萬重三書所云徒為紛紛當以碑言為正也

蔡寛夫詩話云萊公自永興被召魏野以詩送之曰好去上天辭富貴却來平地作神仙王文正從東封回野亦寄以絶句云西祀東封今已了好來相伴赤松遊文正袖此詩求退遂得謝萊公晚歳南遷世多言文正見幾知止萊公不能用野言蓋志士仁人亦各有志觀萊公末年所為豈愧文正之退哉山人處士其言不得不如此或用或不用各係其人要之不溺於富貴與貪得則一也野有子亦父風宋景文甞贈以詩云姓名髙士

傳父子少微星人多稱頌之

苕溪漁隱曰余讀仁宗政要云章聖既倦政而丁謂迎合太后之意有臨朝之謀寇準便殿請對言太子睿德天縱足以任天下之事陛下何不協天人之係望講社稷之丕謨引登大明敷照重霄若丁謂恃才而挾姦曹利用持權而使氣皆不可輔幼主恐亂陛下家事因俯伏嗚咽流涕真宗命中人掖起慰諭之謂之黨以急變聞飛不軌之語以中準坐是罷相乾興元年二月貶雷

州司户叅軍

迂叟詩話云太尉旦從車駕過陜魏野遺詩曰昔時宰相年年替君在中書十二秋西祀東封俱已了如今好伴赤松遊王袖其詩以呈上累表請退上不許苕溪漁隱曰余按三朝正史云旦登柄用十八年為相僅一紀素羸病又以名位太重憂畏不自安連歲拜章求觧上素重其德望聞其引退甚不樂優詔褒答繼以面諭旦一日獨對滋福殿令左右扶掖而升復求遜位上覩

其瘦瘁憫然許之則迂叟詩話以為上不許盖誤矣其

蔡寬夫詩話云遂得表謝此言良是

晏元獻

復齋漫録云元微之詩蘂珠深處少人知網索西臨太液池浴殿曉聞天語後步廊騎馬笑相隨注網索在太液池上學士候對歇於此故元獻和宋子京召還學士院有云網索軒窗邃鑾坡羽衛重鷁舟還下瀨星使出飛龍賦待三英集詞須五吏供會看邊燧息横霈紫泥

封者為此也

復齋漫録云豫章事實王勃序之詳矣題詠此邦者往往採之元獻云望斗氣沉龍已化置芻人去榻尤懸陶邕州云劍待張華時已晚榻延徐孺禮應疎此二聯全是龍光射斗牛之墟徐孺下陳蕃之榻也宋公綬云江涵帝子暈飛閣山際真君鶴馭天不襲陳迹甚可嘉也

蔡寛夫詩話云人夢中作為詩文覺多不省設有能省者其事往往皆驗理固不可詰豈禍福將至精神自有

感通者乎王元之商州詩有節及登高忽嗟嘆經年憔悴到京華貳車何事換蓬鬢九日樽前見菊花之句第四句乃夢中得也初元之在掖垣忽夢賦詩御座前既覺獨記此句未幾至貶以十月到郡而菊花盛開恍然如詩語也元獻公守亳始至亦嘗夢賦詩云一年為客未歸去笑殺城東桃李花初莫省謂何已而因春出遊則州之園館皆在城東公留亳踰年而後移睢陽無不合者元之自從班謫散秩先為之兆固宜矣若元獻但

日月淹速之間亦有預告之者則世間萬事何嘗不有定數耶

復齋漫録云元獻早入政府迨出鎮皆近畿名藩未嘗遠去王室自南都移陳留離席官奴有歌千里傷行客之辭公怒曰予平生守官未嘗去王畿五百里是何千里傷行客也苕溪漁隱曰昭陵諸臣傳云天聖三年晏殊為樞密副使坐以笏擊折從者齒出知宣州後數日改應天府召拜御史中丞除參知政事罷知江寧府未

行改亳州徙陳州慶歷四年罷集賢殿大學士同平章事出知潁州徙陳州復徙應天府未赴任改許州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徙河南府蔡寬夫云公留亳踰年而後移睢陽復齋云自南都移陳皆與本傳不合復齋又載公曰予平生守官未嘗去王畿五百里然永興軍乃長安也去王畿千有餘里則二書所言誤矣

復齋漫録云唐人詩有意效承平無功答盛明灰心緣忍事霜鬢為論兵道直身還泰恩深命轉輕鹽梅非擬

議葵藿是平生白日長垂照青蠅謾發聲嵩陽舊田地終擬自歸耕中書後堂北軒西壁有題灰心霜鬢之句者驗其筆蹟舊相李公廸之書也李入相時邊兵未動意在忍事之語元獻中書即事詩叙其事云慘慘高槐落凄凄餘菊寒粉牆多記墨聊為拂塵看正為此也苕溪漁隱曰蔡寛夫詩話以灰心緣忍事霜鬢為論兵之句是裴晉公作李文定嘗親書於中書壁間

宋子京

復齋漫録云景文詠叔孫通云馬上成功不喜文叔孫綿蕞擅經綸諸生可笑貪君賜便許當時作聖人王逢原詠叔孫通作亦用此意云弟子由來學未純異時得失亦頻頻一官所一作貨買知多少便擬先生作聖人其用意正同今荆公集所載宋詩非也

苕溪漁隱曰夏文莊守安州莒公兄弟尚在布衣文莊異待之命作落花詩莒公一聯云漢臯佩冷臨江失金谷樓危到地香子京一聯云將飛更作迴風舞已落猶

成半面粧余觀南史宋元帝妃徐氏無容質不見禮于帝帝眇一目每知帝將至必為半面粧以俟之此半面粧所從出也若迴風舞無出處則對偶偏枯不為佳句殊不知乃出李賀詩花臺欲暮春辭去落花起作迴風舞前輩用事必有來處又精確如此誠可法也

三山老人語録云余襄公有落花詩云金谷已空新步障馬嵬徒見舊香囊可亞于二宋

東觀餘論云小宋太乙宫詩瑞木千尋竦仙圖幾弓開

注云真誥以一卷為一弔殊不知真誥所謂弓即卷字

蓋從省文真誥音亦爾非弔字也岩虛子陳景元據真誥以此字即篇字亦誤也

王君玉

復齋漫録云晏元獻赴杭州道過維揚憩大明寺瞑目徐行使侍史讀壁間詩板戒其勿言爵里姓氏終篇者無幾又俾誦一詩云水調隋宮曲當年亦九成哀音已亡國廢沼尚留名儀鳳終陳迹鳴蛙秪沸聲凄涼不可問

落日下蕪城徐問之江都尉王琪詩也名至同飯飯已又同步池上時春晚已有落花晏云每得句書牆壁間或彌年未嘗强對且如無可奈何花落去至今未能對也王應聲曰似曾相識燕歸來自此辟置館職遂躋侍從矣山谷南遷還至南華竹軒亦令侍史誦詩板有一絶云不用山僧供帳迎世間無此竹風清獨拳一手支頤卧偷眼看雲生未生稱歎不已徐視姓名曰果吾學子葛敏修也苕溪漁隱曰貽陵諸臣傳元獻不曾知杭

州復齋乃云元獻赴杭州道過維揚豫章先生傳山谷
崇寧四年卒於宜州路所紀皆誤也

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十

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十一

宋　胡仔　撰

杜正獻

蔡寛夫詩話云正獻公以清德直道聞天下而風姿尤奇古年近七十髮鬢皓然無一莖黑者居相位未幾以歳旦請老上章得謝退居睢陽歐陽文忠公未顯時正獻推薦特厚及文忠為留守日與公酬唱文忠有荅公

見贈卒章云報國如乖願歸耕寧買田期無辱知己肯

逐利名遷熙寧中文忠致政歸汝陰時正獻揄館已十

有五年矣文忠復用前詩題其祠堂云門生今白首墓

木已蒼烟報國如乖願歸耕寧買田此言今始踐知不

愧黄泉

苕溪漁隱曰貽陵諸臣傳云慶歷四年正獻拜中書門

下平章事每内降與恩澤者積數十而面納上前上嘗

謂諫官歐陽修曰外人知衍封還内降吾居禁中有求

恩澤者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于所封還也由是僥倖者不悅出知兗州明年正旦上表曰臣年七十願上印綬乃以太子少師致仕議者謂故相一上章得請以三少致仕皆非故事葢宰相賈昌朝嫉之也蔡寬夫云正獻居相位未幾以歲旦請老不言出鎮東魯葢闕文也

東坡云杜正獻公為相蔡君謨孫之翰為諫官屢乞出外仁宗云卿等審欲得郡當具所欲乞奏來於是蔡除

福州孫除安州正獻云謫官無故出終非美事乞且仍舊上可之退書聖語時陳恭公為執政不肯書曰吾初不聞正獻懼遂焚之由此罷相議者謂正獻當候明日審奏不當遽焚其書也正獻言始在西府時上每訪以中書事及為相中書事不以訪公因言君臣之間能始終者葢難也苕溪漁隱曰東坡所記正獻罷相事與昭陵諸臣傳不同葢正獻在相位既沮抑恩澤疑僥倖不悅者因此譖之遂罷相則不可知諸臣傳遺之而不載

故筆之

東坡云王公送行詩凡六十有六人慶歷皇祐間朝廷號稱多士光禄卿王公因掛冠歸江陵作詩紀行者多一時之傑嗚呼唐虞之際于斯為盛非獨以見王公取友之端亦足以知朝廷得士之美也苕溪漁隱曰送行詩正獻有之句法殊高古今録入叢話云早修天爵邀人爵才近耆年便引年出處對揚多稱職始終操履衆推賢鑑湖賀老非陳迹荆渚朱公合比肩此去優游益

吟咏枝江集外别成編

東觀餘論云高適年五十始爲詩而與李杜抗行正獻公暮年乃學草書筆勢翩翩遂逼魏晉孰謂秉燭不逮

晝游哉苕溪漁隱曰正獻有和孫珪秘丞說草書云老來楷法不如初試向閒齋習草書落筆何曾見飛動雕章早已過吹噓伯英比聖功難到懷素稱狂力有餘若謂伊余堪繼踵只應緣木可求魚黄魯直蔡寛夫皆言正獻草書之工弟今無蓄之者恨不一見之

復齋漫録云賈黯廷試第一往謝祁公公獨以生事有無為問賈退謂祁公門下士曰黯以鄙文冠天下而謝於公公不問而獨在於生事豈以黯為不足冠乎公聞而言曰凡人無生事雖為顯官不能無俯仰依違進退不輕今賈君名在第一則其學不問可知其為顯官則又不問可知衍獨懼其生事不足以致進退不輕而道不行耳何怪焉賈為之歎服

西湖處士

藝苑雌黄云和靖詩惟應數刻淒涼夢時曲顔肱興未厭按論語云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孔子自謂也至如顔子簞食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不改其樂即無曲肱之説又按南史劉之遴嘗墮車折臂周捨戲之曰雖復竝坐可横正恐陋巷無枕則此謬亦已久矣張子野過和靖隱居詩一聯云湖山隱後家空在烟雨詞亡草自青注云先生嘗著春草曲有滿地和烟雨之句今亡其全篇予

按楊元素本事曲有點絳唇一闋乃和靖草詞云金谷年年亂生春色誰為主餘花落處滿地和烟雨又是離歌一闋長亭暮王孫去萋萋無數南北東西路此詞甚工子野乃不見其全篇何也

苕溪漁隱曰秦太虚和黄法曹憶梅花詩但只平穩亦無驚人語子瞻繼之以唱首第二韻是倒字故有西湖處士骨應槁只有此詩君壓倒亦是稱韵而已非謂太虚此詩真能壓倒林逋也林逋踈影横斜水清淺暗香

浮動月黄昏之句古今詩人尚不曾道得到第恐未易壓倒耳後人不細味太虚詩遂謂誠然過矣

復齋漫録云漢臯詩話謂杜詩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今本傳不見揚州事遜早梅詩云兎園標物序驚時最是梅銜霜當路發映雪擬寒開枝横却月觀花遶凌風臺朝洒長門泣夕駐臨卭杯應知早飄落故逐上春來此詩見初學記杜詩所用非為此也三輔决録云遜在揚州見官梅亂發賦四言詩人爭傳寫故東

坡詩云何遜揚州又幾年官梅詩思故依然

復齋漫録云范蔚宗與陸抗相善自江南折梅一枝詣長安與蔚宗并詩曰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余見說苑記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韓子謂左右曰惡有以一枝梅以遺列國之君者乎則知遣使折梅已具劉向說苑矣范詩出荆州記

復齋漫録云東坡和楊公濟梅花詩月地雲階謾一樽

玉奴終不負東昏又四時詩玉奴纖手嗅梅花南史齊東昏侯妃潘玉兒有國色牛僧孺周秦行記遇薄太后戚夫人王嬙楊貴妃潘淑妃綠珠太后曰牛秀才遠來誰與為伴潘妃辭曰東昏侯以玉兒身死國除不擬負他注云玉兒妃小字東坡蓋用此而兩以兒為奴者誤也

苕溪漁隱曰東坡梅詞云花謝酒闌春到也離離一點微酸已着枝張右史集有梅花十絶後山集有梅花七

絕其無已七絕乃文潛十絕中詩但三絕不是未知竟誰作者其間有云誰知檀萼香鬚裏已有調羮一點酸用東坡語也苕溪漁隱曰予先君嘗秉燭賞梅有絕句云蠟烟青繞雪培堆神女疑來香霧來綽約仙姿明醉眼横斜疎影入樽罍

苕溪漁隱曰陳敏政遯齋閒覽云荆公在金陵有和徐仲元顰字韻詠梅詩二首東坡在嶺南有暾字韻詠梅詩三首皆韻險而語工非大手筆不能到也余以臨川

集東坡後集細細味之嚲字韻二首亦未是荆公平日得意詩其一云額黄映日明飛燕肌粉含風冷太真其一云肌冰綽約如姑射膚雪參差是玉真其餘亦别無奇特句至若東坡暾字韻三首皆擺落陳言古今人未嘗經道者三首並妙絶第二首尤奇詩云羅浮山下梅花村玉雪為骨冰作魂紛紛初疑月掛樹耿耿獨與參黄昏先生索居江海上悄如病鶴棲荒園天香國艶肯相顧知我酒熱詩清温蓬萊宫中花鳥使緑衣倒掛扶

桑暾抱叢窺我方醉卧故遣啄木先敲門麻姑過君急
洒掃鳥能歌舞花能言酒醒人散山寂寂惟有落蘂黏
空樽注云嶺南珍禽有倒掛子緑毛紅喙如鸚鵡而小
自海東來非塵埃間物也又有西江月梅詞云海仙時
遣探芳叢到掛緑毛幺鳳亦謂此耳
東皐雜録云介甫梅花詩有額黄映日明飛燕肌粉含
風冷太真後改曰肌冰綽約如姑射膚雪參差是玉真
莊子藐姑射之山有神人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長

恨歌中有一人字玉真雪膚花貌參差是全用古字只
易一若為如耳
苕溪漁隱曰古樂府云行胡從何方到國持何來氍毹
毾㲪五木香迷迭艾納與都梁廣志云艾納香出西國
似細艾東坡和楊公濟梅花云天教桃李作輿臺故遣
寒梅第一開憑仗幽人收艾納國香和雨入莓苔艾納
香名名苙松上莓苔也出本草及沈氏香譜又紅梅詩
云玉人頩頰固多姿頩怒色普庚切見神女賦婦人怒

則面赤

苕溪漁隱曰古樂府梅花落蘇子卿云祗言花似雪不悟有香來王介甫詠梅云遥知不是雪惟有暗香來韓子蒼詠梅云那知是花處但覺暗香來介甫子蒼雖襲子卿之詩意然思益精而語益工也東坡詩云去年今日關山路細雨梅花正斷魂子蒼詩只度關山魂已斷何須疎雨濕梅花此蓋反東坡之意但為關山斷魂却無佳思也

東臯雜録云陳天錫有詩云舍南舍北雪猶存山外斜陽不到門一夜冷香清入夢野梅千樹月明村

王禹玉

復齋漫録云嘉祐七年冬宴羣臣於羣玉殿英宗以皇子預坐在舍人待制之後岐公詩云翠輦生香容扈蹕黄金塗紙看揮毫介甫云何不言翠玉裝輿岐公改之以進

司馬文正公日録云神廟時經月每夕有赤氣見西北

隅如火至人定乃滅人以為皇子生之祥故禹玉作大燕樂詞云未曉清風生殿閣經旬赤氣照乾坤未幾皇子生大燕羣臣于集英殿

許彥周詩話云外祖父邵安簡公布衣時上平元昊策又嘗勸仁宗早立太子晚年自樞府出知越州又移知鄆州其甍也岐公作挽詞云披褐曾陳破羌策汗青猶著立儲書春風澤國吟殘落夜雨溪堂宴豆疎前輩詩不獨句語精鍊且是着題

蔡寛夫詩話云蘇叅政易簡取開封府解時宋尚書白為試官是歲狀頭登第後十年白為翰林學士易簡亦繼名入故易簡贈白詩云天子昔取士先俾分媸姸濟濟俊兼秀師師鱗與鸞小子最承知同輩尋改觀甲第叨薦名髙飛便凌烟遂使拜扆坐果得超神仙迄今才七歲相接秉華軒慶歷二年歐陽文忠公為别頭試官王文恭公預薦至嘉祐初文忠在北門文恭亦同院仍同知貢舉故文恭公詩有十五年前門下客最榮今日

預東堂之句座主門生同列固儒者盛事而玉堂尤天下文學之極選國朝以來惟此二人前此所未有也

歸田録云嘉祐二年余與端明韓子華翰長王禹玉侍讀范景仁龍圖梅公儀同知禮部貢舉辟梅聖俞為小試官凡鎖院五十日六人者相與唱和為古律歌詩一百七十餘篇集為三卷禹玉余為校理時武成王廟所解進士也至此新入翰林與余同院又同知貢舉故禹玉贈余云十五年前出門下最榮今日預東堂余答云

昔時叨入武成宫曾看揮毫氣吐虹夢寐閑思十年事笑談今日一樽同喜君新賜黄金帶顧我宜為白髮翁天聖中余舉進士國學南省皆忝第一人薦名其後景仁相繼亦然故景仁贈余云淡墨題名第一人孤生何幸繼前塵聖俞自天聖中與為詩友余嘗贈云獨喜共量天下士亦勝東野亦勝韓而子華筆力豪贍公儀文思温雅而敏捷皆勍敵也前此有南省試官者多窘束條制不少放懷余六人者懽然相得羣居終日長篇

險韻衆製交作筆吏疲於寫録僮吏奔走往來問以滑稽嘲謔加於風刺更相酬酢往往哄堂絶倒自謂一時盛事前此未之有也

復齋漫録云杜陽雜編言舒元輿舉進士既試脂炬人皆自將以余考之唐制如此耳故廣記云唐制舉人試日既暮許燒燭三條韋永貽試日先畢作詩云三條燭盡鐘初動九轉丹成鼎未開明月漸低人擾擾不知誰是謫仙才而舊說亦言舉人試日已晚試官權德輿於

簾下戲云三條燭盡燒殘舉子之心而舉子遂答曰八韻賦成驚破侍郎之膽乃知唐制許舉子見燭三條而本朝著令不許見燭則又甚矣

蔡寛夫詩話云禮部淡墨書榜首不知始何時或曰李程應舉時嘗遇陰府吏於貢院前問其登第人姓名則有李和而無程乃祈之蒼黄中用淡墨筆加王字於和下果得第後為相因命凡榜書人名皆用淡墨遂為故事此固不可考然相傳至今據此則所當書者乃登第

人姓名也范蜀公詩淡墨題名第一人孤生何幸繼前塵蓋得之今貢院放榜但以黄紙淡墨前書禮部貢院四字餘皆濃墨豈流傳既久遂失其本耶

學林新編云西京記曰隋無漏寺在長安唐武德初廢無漏寺貞觀二十年高宗在春宮為文德皇后立寺於無漏寺故基以慈恩為寺名西院浮圖高三百尺永徽五年沙門元奘所立國人謂之雁塔唐故事進士及第列名於慈恩寺塔因此謂之雁塔題名塔以石為壁唐

人遊觀留題甚多不特進士題名而已而塔屢遭火斷
石遺字猶有存者近時好事者裒其遺字作十卷鐫之
石進士題名僅存數處餘皆唐賢游觀留題也賈公談
録曰唐李仲侍郎知貢舉夜放榜書榜未畢而書吏得
疾暴卒遂更呼一善書吏而吏方醉磨墨鹵莽或淡或
濃一榜之字濃淡相半反致其妍遂成淡墨故事
本朝禮部貢院放榜亦以淡墨書榜首蓋循唐故事也
因此賀人及第用雁塔題名淡墨題名以為事實苕溪

漁隱曰淡墨題名二事不同未詳孰是今兩存之

摭言曰進士及第賜宴曲江狀元置司處謂之團司年最少者謂之探花郎皆唐故事也

唐書歐陽詹傳曰詹舉進士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故先達詩曰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世以為榮

文昌雜録云唐慈恩題名按劉公嘉話起自進士張莒于長安慈恩寺閒遊題其姓名於塔下後書之於板遂

為故事本朝進士題名皆刻石於相國興國兩寺亦慈恩之比也

蔡寛夫詩話云唐舉子既放榜止云及第皆守選而後釋褐選未滿而再試判為拔萃於吏部或就制舉而中方謂之登科韓退之所謂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蓋退之未甞登科也自聞喜宴後始試制兩節於吏部其名始隷曹謂之闗試猶今之參選闗試後始稱前進士故當時詩曰短行書了屬三銓休把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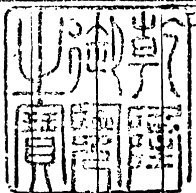
銜獻必先從此便稱前進士好將春色待明年故事放榜後貢院小吏多録新及第人姓名以獻士大夫子弟之求舉者至是始止而諸科所試皆在明年故也古今沿革不同事之瑣末者皆史氏所不記惟時時於名輩詩話見之

復齋漫録云文之所以貴對偶者謂出於自然非假於牽強也潘子真詩話記禹玉元豐間以錢二萬酒十壺餉吕夢得夢得作啟謝之有白水真人青州從事禹玉

歎賞為其切題後毛達可有謝人惠酒啟云食窮三載曾無白水之真人出餞百壺安得青州之從事此用夢得語尤為無功非惟出於剽竊亦是白水真人為虛設也至若東坡得章質夫書遺酒六瓶書至而酒亡因作詩寄之云豈意青州六從事化為烏有一先生二句渾然絕無斧鑿痕更覺真切

許彥周詩話云王豐父岐公之子也其詩精密人鮮知者如白髮衰天癸丹砂養地丁意脈貫串尚勝三甲六

丁之語此所謂參禪中參活句也又作拄杖詩云老境得為丘壑伴醉鄉還勝子孫扶其風味雍容如此



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十二至二十八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敏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録監生臣王宜

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十二

宋　胡仔　撰

迂叟

張文潛云浛于陂水淡于秋遠陌初窮到渡頭賴是丹青不能畫畫成應遣一生愁右行色詩故待制司馬公所作也公諱池以某年中嘗監安豐酒稅實作此詩距今若干年其孫宏知縣事刻此篇於石屬予記之惟公

以文學風節為時名臣是生丞相温公以盛德名世以直道立朝名聞華夷功施社稷其完節美行既載在天下而著書立言皆足以師範來世葢嘗評古今詩句著詩話一卷亦載此詩以其甚工不敢以父子之嫌廢也梅聖俞以詩名一時嘗言詩之工者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此詩有焉

苕溪漁隱曰洛中尚齒會起於唐白樂天至本朝君實亦居洛中遂繼為之謂之真率會好事者寫成圖傳於

世所謂九老圖者也長慶集云會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履道弊居同宴胡杲年八十九吉昉年八十六鄭據年八十四劉貞年八十二盧真年八十二張渾年七十四白居易年七十四已上七人合五百七十歲成尚齒之會七老相顧既醉甚歡靜而思之此會甚稀秘書狄兼謨河南尹盧真以年未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列賦詩云七人五百七十歲拖紫紆朱垂白鬢手裏無金莫嗟嘆樽中有酒且歡娱詩吟兩句神還旺酒飲三杯氣尚

粗嵬峩狂歌教婢拍婆娑醉舞遣孫扶天年高過二疏傳人數多於四皓圖除却三山五天竺人間此會更應無溫公集云三月二十六日作真率會伯康與君從七十八歲安之七十七歲正叔七十四歲不疑七十三歲叔達七十歲光六十五歲合五百一十五歲用安之韻招諸子西園為會云榆錢零亂柳花飛枝上紅英漸漸稀莫厭銜杯不虛日須知共力惜春暉真率春來頻宴集不過東里只西家小園容易邀佳客饌具雖無已有

花會約云一序齒不序官一為具務簡素一朝夕食不過五味一菜果脯醢之類各不過三十器一酒巡無算深淺自斟主人不勸客亦不辭逐巡無下酒時作菜羹不禁一名客共作一簡客注可否于字下不別作簡或因事分簡者聽一會中早赴不待促一違約者每事罰一巨觥而七人合五百一十五歲再成詩用前韻云七人五百有餘歲同醉花前今古稀走馬鬬雞非我事紵衣絲髮且相暉經春無事連翩醉彼此往來能幾家切

莫辭斟十分酒儘教人笑滿頭花真率會中止有七人而九老圖像有九人不知彼二人者果何人集中不載也

筆談云唐白樂天居洛與高年者八人遊謂之九老洛中士大夫至今居者多繼而為九老之會者再矣元豐五年文潞公守洛又為耆年會人為一詩命畫工鄭奐圖於妙覺寺凡十三人守司徒致仕韓國公富弼年七十九守太尉判河南府潞國公文彥博年七十七司封

郎中致仕席汝言年七十七朝議大夫致仕王尚恭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致仕趙丙年七十五秘書監劉几年七十五衛州防禦使馮行已年七十三大中大夫充天章閣待制楚建中年七十三朝議大夫致仕王慎言年七十二宣徽南院使檢校太尉判大名府王拱辰年七十一大中大夫張問年七十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張燾年七十端明殿兼翰林侍讀學士大中大夫司馬光年六十四苕溪漁隱曰溫公集有洛陽耆英會序正

紀此事筆談以為耆年會非是

苕溪漁隱曰余讀迂書見溫公自于書中或稱迂夫或稱迂叟蓋通稱之也其釋迂云或謂迂夫曰子之言太迂於世無益也迂夫曰子知迂之無益而不知其為益且大也子知迂之有益而不知其為損亦大也子不見夫樹木者乎樹之一年而伐之則足以給薪蘇而已二年而伐之則足以為桷五年而伐之則以為楹十年而伐之則足以為棟夫以為收功愈遠而為利愈大乎古

之人惟其道宏大而不狹也其志邃奥而不邇也其言崇高而不卑也是以所適齟齬而或窮爲布衣貧賤困苦以終其身然其遺風餘烈直至數百年而人猶以爲法向使其人狹道以求容邇志以取合卑言以趨功雖當時貴爲卿相利止於其躬榮盡於其生惡得餘澤以及後世哉如余者患不能迂遠而已矣迂遠何病哉故東坡謝二鮮于君詩云迂叟向我言青齊歲方艱因取以爲稱也

東臯雜記云温公居洛陽有詩云四月清和雨乍晴南山當戶轉分明更無柳絮隨風起惟有葵花向日傾愛君忠義之志槪見於此

復齋漫録云江公著初任洛陽尉久旱徹雨作詩云雲葉紛紛雨脚匀亂花柔草長精神雷車却碾前山過不洒原頭陌上塵温公於士人家見之借紙筆修剌謁江且為稱薦由此知名

苕溪漁隱曰進資治通鑑表云臣之精力已盡於書

余觀温公與宋次道書然後知其言之不誣也其書云某自到洛以來𫟍以修資治通鑑為事於今八年僅了得晉宋齊梁陳隋六代以來奏議唐文字多托范夢得將諸書依年月日編次為草卷每四丈截為一卷自課三日為删一卷有事故妨廢則追補自前修始删到今已二百有餘卷纔至大歷末年耳向后卷數須倍此共計不減六七百卷更須三年方可粗成編又須細删所存不過數十卷而已其費工如此此蓋温公閑居於洛凡

五年故能成此書倘不爾亦未必能成也

復齋漫録云司馬文正嘗銘范蜀公所惠布衾云藜藿之甘綈布之温名教之樂德義之尊求之孔易享之常安綺繡之奢膏粱之珍權寵之盛利欲之繁苦難其得危辱旋臻取易捨難去危就安至愚且智寧不其然顔樂一簞萬世師模紂居瓊室死為獨夫君子以儉為德小人以侈喪軀然則斯衾之陋其可忽諸侍讀范公淳父為之跋曰温國文正公所服之布衾隸書百有十字

曰景仁恵者端明殿學士范蜀公所贈也曰堯夫銘者右僕射髙平公所作也元豐中公在洛蜀公自許往訪之贈以是衾先是髙平公作布衾銘以戒學者公愛其文義取而書扵衾之首及寢疾東府治命欲以深衣而覆以是衾公扵物澹無所好惟于徳義名利欲其清如水而澄之不已其道直之如矢而端之不止故其居處必有法動作必有禮其被服如陋巷之士一室蕭然羣書盈几終日正坐淡如也又以圓木為警枕少睡則枕

轉而覺乃起讀書益恭儉勤禮出於天性自以為適不勉而能與二范為心交以善道相與以忠告相益凡皆如此其誠心終始如一將歿而猶不忘祖禹觀公大節與其細行雖不可遽數然本於至誠無欲天下信之故能奮然有為超絶古今于洛十五年若將終身焉一起而澤被天下内之兒童外之蠻夷戎狄莫不欽其德服其名惟至誠無欲故也公兄子宏得公手澤紙本於家屬祖禹叙其本末俾後世師公之儉云

復齋漫録云范淳父乃伯禄之子伯禄夫人將生子夢鄧太傅謂曰我鄧禹也來為爾子故淳父生名曰祖禹字夢得元豐末司馬文正易之以淳父淳父極為文正奬識嘗為進論求教於公公每見有不喜之色淳父自以每見喜於公而於此不喜疑而質於公公久而言曰子之進論非不美也顧念世人獲甲科者絶少而子既已在前列而復習進論求應賢良以光觀之但有貪心耳光所不喜非不喜子之進論也不喜子之有貪心也

淳父於是焚去進論不復應賢良

呂氏童蒙訓云李君行自虔州入京師至泗上其子弟請先行問其故曰科場近先欲至京師貫開封戶籍取應君行不許曰汝虔州人而貫開封欲求事君而先欺君可乎寧遲數年不可行也

文昌雜録云司門范郎中云叔父蜀郡公鎮居許昌作髙菴以待司馬公累招未至菴極髙在一臺基上司馬公居洛作地室墜而入以避暑故蜀公作髙菴以為戲

也北京留守王宣徽洛中園宅尤勝中堂七間起高樓更為華侈司馬公在陋巷所居才能庇風雨又作地室嘗讀書於其中洛人戲云王家鑽天司馬入地然而道德之尊彼亦不知顏氏子之樂也苕溪漁隱曰麈史云王公拱辰於洛營第甚侈中堂起屋三層最上曰朝元閣時司馬君實亦在洛於私第穿地深丈餘作壤室邵雍堯夫見富鄭公公問洛中新事堯夫云近有一巢居一穴處者富為之大笑

元城先生語録云先生呼温公則曰老先生呼荆公則曰金陵老先生居洛先生從之蓋十年先生於國子監之側得故營地創獨樂園自傷不得與衆同也以當時君子自比伊周孔孟公乃以種竹澆花等事自比晉唐間人以救其弊也獨樂園子呂直者性愚鯁故公以直名之有草屋兩間在園門側然獨樂園在洛中諸園最為簡素人以公之故春時必遊洛中例看園子所得茶湯錢閉園日與主人平分之一日園子呂直得錢十千

肩來納公問其故以衆例對曰此自汝錢可持去再三欲留公怒遂持去回顧曰只端明不愛錢者後十許日公見園中新創一井亭問之乃前日不受十千所創也公頗多之

苕溪漁隱曰東坡有詩云士方在田里自比渭與莘出試乃大謬芻狗難重陳與元城所云當時君子自比伊周孔孟意皆誚金陵也

司馬文正日録云翰林書待詔請春詞以立春日翦貼

於禁中門帳皇帝閤六篇其一曰漠然大造與時新根
着浮流一氣均萬物不須彫刻巧正如恭已布深仁皇
后閤五篇其一曰春衣不用蕙蘭薰領緑何煩刺繡紋
曾在蠶宫親織就方知縷縷盡辛勤夫人閤四篇其一
曰聖主終朝親萬機燕居專事養希夸千門永晝春岑
寂不用車前插竹枝
東皐雜録云世傳温公有西江月一詞今復得錦堂春
云紅日遲遲虛廊轉影槐陰迤邐西斜彩筆工夫難狀

晩景煙霞蝶尚不知春去漫遶幽砌尋花奈猛風過后
縱有殘紅飛向誰家始知青鬢無價難飄零官路荏苒
年華今日笙歌叢裡特地咨嗟席上青衫濕透算感舊
何止琵琶怎不教人易老多少離愁散在天涯
復齋漫録云紹聖初黜逐元祐之臣時舍人林公希作
敕榜云人材淆混莫難於品流黨與縱横無分於勝負
章申公慱視之不悦
許彦周詩話云宣和癸卯僕游嵩山峻極中院法堂後

簷壁間有詩四句一團茅草亂蓬蓬驀地燒天驀地空爭似滿爐煨榾柮漫騰騰地熱烘烘字畫極草草其旁隸書四字云勿毁此詩寺僧指示僕曰此四字司馬相公親書也嗟乎此言豈有感於公耶又於柱間大書隸字云旦光頣來其上一字公兄也第三字程正叔也又壁間題云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於實地則不危皆公隸書

邵康節

復齋漫録云邵堯夫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自云未甞皺眉故詩云平生不作皺眉事世上應無切齒人所居寢息處為安樂窩自號為安樂先生其西為甕牖讀書燕居旦則焚香獨坐晡時飲酒三四甌微醺便止不使至醉也嘗有詩云斟有淺深存爕理飲無多少繫經綸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喜吟詩作大字書然遇興則為之不牽强也大寒暑則不出每出則乘小車為詩以自詠曰花似錦時高閣望草如茵處小車

行温公贈以詩曰林間髙閣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堯夫每出隨意所之遇主人喜客則留三五宿又之一家亦如之或經月忘返雖性髙潔而對賔客接人無賢不肖貴賤皆歡然相親自言若至重疾自不能支其有小疾有客對話不自覺疾之去體也學者從之問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思致幽遠妙極道數間有相知之深者開口論天下事雖久存心世務者不能及也朝廷常用大臣薦以官起之不屈及其死以著作佐郎告賜

其家邦人請易其名於朝太常考行謚之曰康節

呂氏童蒙訓云康節先居衛州共城後居洛陽有商州太守趙郎中者康節與之有舊常往從之章惇子厚作令商州趙厚遇之一日趙請康節與章同會章以豪俊自許論議縱横不知尊康節也語次因及洛中牡丹之盛趙守因謂章曰先生洛陽人也知花為甚詳康節因言洛人以見根撥而知花髙下者知花之上也見枝葉而知髙下者知花之次也見蓓蕾而知髙下者知花之

下也如公所說乃知花之下也章默然慚服趙守因謂章曰先生學問淵源世之師表公不惜從之學則日有進益矣章因從先生遊求傳數學先生謂章十年不仕宦乃可學蓋不許之也苕溪漁隱曰童蒙訓呂居仁作也復齋漫録不載姓名不知何人作也二書所記有二十餘事全篇相同莫辨誰作然童蒙訓已鋟板行世姑取以為証耳

復齋漫録云康節自言四不出所謂大寒大熱大風大

雨是也然余觀國初孔拯侍郎朝回遇雨避於坊叟之廡下延入廳事叟烏帽紗衣逢迎甚恭因備酒饌為待孔公借油衣叟曰某寒不出熱不出風不出雨不出未嘗置油衣也孔公不覺頓忘宦情然則自孔拯侍郎時已有四不出矣不始於康節也

邵氏聞見録云温公判西京留司御史臺遂居洛濱買園於尊賢坊以獨樂名之始與先君康節游嘗曰光陜人先生衛人今同居洛即鄉人也有如道學之尊當以

年德為貴官職不足道也公一日着深衣自崇德寺書局散步洛水之上因過康節天津之居謁曰程秀才既見乃温公也問其故公即曰司馬出程伯休父故曰程因留二絶云拜罷歸來抵寺居解鞍縱馬免傳呼紫衣金帶盡脱去便是林間一野夫草軟波清沙路微手攜筇杖着深衣白鷗不信忘機久見我猶穿岸柳飛康節和云冠蓋紛華塞九衢聲名相軋在前呼獨君都不將為事始信人間大丈夫風背河聲近亦微斜陽淡泊隱

雲衣一雙白鷺在烟外將下沙頭却背飛

韓持國

呂氏童蒙訓云持國閒居潁昌程伯淳自洛往訪之時范中丞純禮亦居潁昌持國作詩示二公云閉門讀易程夫子清坐焚香范使君顧我未能忘世味緑樽紅妓對西曛

師友談記云東坡言王實王寧見訪實韓持國之婿也因問持國安否實寧皆曰自致政尤好飲嘗自謂人曰

吾已癃老且將聾樂酒色以娱年不爾無以度日東坡曰惟其殘年正不當爾君兄弟至親且舊願為其傳一語于持國可乎寔寧曰諾東坡曰頃有一老人未嘗叅禪而雅合禪理生死之際極為了然一日置酒大會親友酒闌語衆曰老人即今且去因攝衣正坐將奄奄焉諸子乃惶遽呼號曰大人今日乃與世決乎願留一言為教老人曰本欲無言今為汝懇只且第一五更起諸子未喻曰何也老人曰惟五更可以幹當自家事日出

之後欲自幹當則不可矣諸子曰家中幸豐何用早起
舉家諸事皆是自家事也豈有分別老人曰不然所謂
自家事者是死時將得去者吾生平治生今日就化可
將何者去諸子頗悟今持國果自以為殘年請二君言
于持國但言某請持國幹當自家事與其勞心聲酒不
若為可以死時將得去者計也坡又曰范景仁平生不
好佛晚年清謹減節嗜慾一物不芥蔕於心真却是學
佛作家然至死常不肯取佛法某謂景仁雖不學佛

而達佛理即毀佛罵祖亦不害也

復齋漫録云子華兄弟皆為宰相其家呼為三相公呼持國為五相公又京師人呼為桐木韓家葢公家門有梧桐木取為稱以別魏公子華殁陸農師為挽章以紀之所謂棠棣行中排宰相梧桐名上識韓家是也子華以辰年辰月辰日辰時死農師又詩云非關庚子曽占鵩自是辰年併值龍曽子宣以亥年亥月亥日亥時生故章子厚以四亥公子呼之

東臯雜録云子華玉汝相繼命相未幾持國拜門下侍郎甚有爰立之望其家建堂榜曰三相俄持國罷遂請老東坡聞之曰既不成三相堂可且名為二相公廟苕溪漁隱曰復齋漫録稱子華兄弟皆為宰相觀此則知其言誤矣

苕溪漁隱曰石林詩話云許昌崔象之舊第桂間有持國海棠詩濯錦江頭千萬枝當年未解惜芳菲韓忠獻嘗帥蜀持國兄弟皆侍行尚少故前句云爾又復齋漫

録云持國家門有梧桐木京師人呼為桐木韓家以別
魏公又韓忠獻別録云得請鄉郡起堂於北池上以效
樂天名曰醉白堂五月堂成賦詩三章其一卒章云霓
裳舊舞非吾事且事醺酣石上眠自爾寢疾六月遂薨
此詩為絕筆此相州韓家也兼別録止載忠獻歷帥中
山維揚大名及守相臺不言帥蜀石林乃謂韓忠獻嘗
帥蜀持國兄弟皆侍行俱誤矣
復齋漫録云鄭谷蜀中海棠詩二首前一云穠艷最宜

新着雨妖嬈全在欲開時一云浣花溪上堪惆悵子美無情為發揚故錢希白海棠詩云子美無情甚郎官着意頻歐公以鄭詩為格早近世陳去非常用鄭意賦海棠云海棠默默要詩催日暮紫綿無數開欲識此花奇絕處明朝有雨試重來雖本鄭意便覺才力相去不侔矣山谷亦有紫綿揉色海棠開之句

復齋漫錄云仁宗朝張冕學士賦蜀中海棠詩姚立取以載之海棠記中云山木瓜開千顆顆水林檎發一攢

攢注云大約木瓜林檎花初發皆與海棠相類若冤言江西人正謂棠梨花耳惟紫綿色者始謂之海棠按姚立記云其花五出初極紅如胭脂點點然及開則漸成纈暈至落則若宿粧淡粉審此則似木瓜林檎二花者非真海棠明矣晏元獻云已定復摇春水色似紅如白海棠花然則元獻亦與張冕同意邪

苕溪漁隱曰閩中漕宇修貢堂下海棠極盛三面共二十四叢長條修幹頃所未見每春着花真錦繡段其間

有如紫綿柔色者亦有不如此者葢其種類不同不可一概論也至其花落則皆若宿粧淡粉矣余三春對此觀之至熟大率富沙多此官舍人家往往皆種之並是帚子海棠正與蜀中者相似斯可貴耳今江浙間別有一種柔枝長蔕顔色淺紅垂英向下如日薦者謂之垂絲海棠全與此不相類葢强名之耳

復齋漫録云元祐中丞相韓玉汝帥長安修石橋督責甚急民急於應期限率皆磨石碑以代之前人之碑用

是盡失議者謂是石刻之一厄會也

苕溪漁隱曰予舊嘗記一小說云王溥嘗薦向拱討鳳翔有功拱後鎮京兆思有以報溥詢其所欲溥曰長安故都碑篆高文願悉見之拱至分遣吏督匠摹打深林邃谷無不詣之凡得石本三千餘以獻溥命善書者分隸為琬琰集一百卷當拱之訪求石碑或蹊田害稼村民深以為害鑱鑿其文字或為柱礎帛砧碞盡亦金石刻之屯會也然則長安石刻既經此二事諒所存者亦

少矣好古博雅之君子莫不歎息於斯焉又金石録云唐何進滔德政碑進滔事迹固無足取而柳公權書法為世模楷此碑尤為雄偉致和中大名尹建言磨去舊文别刋新製好古者為之歎惜今鄱陽有此板本乃再刋者失真為多但尚有典刑耳

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十二

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十三

宋 胡仔 撰

六一居士

東坡云大川雖有神淫祀亦其俗石馬繫祠門山鴉噪叢木潭潭村鼓隅溪聞楚巫歌舞送迎神畫舡百丈山前路上灘下峽長來去江水東流不暫停黄牛千古長如故峽上侵天起青嶂崖崩路絶無由上黄牛不下江

頭飲行人惟向舟中望朝朝暮暮見黄牛徒使行人過此愁山高更遠望猶見不見黄牛滯客舟右文忠公為峽州夷陵令日所作黄牛廟詩也軾嘗聞之於公云昔以西京留守推官為館閣校勘時同年丁寶臣元珍適來京師夢與予同舟泝江干入一廟中拜謁堂下予班元珍下元元珍固辭予不可方拜時神像為起鞠躬堂上且使人邀予上耳語久之元珍私念神亦如世俗待館閣乃爾異禮邪既出門見一馬隻耳覺而語予固莫識

也不數日元珍除峽州判官已而余亦貶夷陵令日與元珍處不復記前夢矣一日與元珍泝峽謁黄牛廟入門惘然皆夢中所見予為縣令固班元珍下而門外鐫石為馬缺一耳相視大驚乃留詩廟中有石馬繫祠門之句盖私識其事也元豐五年軾謫居黄州宜都令朱君嗣先見過因語峽中山水偶及之朱君請書其事與詩當刻石於廟使人知進退出處皆非人力如石馬一耳何與公事而亦前定况其大者公既為神所禮而猶

謂之淫祀以見其直氣不可回如此感其言有味故為錄之

六一居士傳云居士初謫滁州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為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為六一乎客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

號此莊生所謂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為此名聊以志吾之樂耳

苕溪漁隱曰石林詩話云歐公一日被酒語其子斐云吾詩廬山高今人莫能為惟李太白能之明妃曲後篇太白不能為惟杜子美能之至於前篇則子美亦不能惟吾能之也近覩本朝名臣傳乃云歐陽修為詩謂人曰廬山高惟韓愈可及琵琶前引韓愈不可及杜甫可

及後引李白可及杜甫不可及其自負如此則與石林
所紀全不同琵琶引即明妃曲也此三詩並録於此廬
山高贈同年劉凝之歸南康其詩云廬山高哉幾千仞
兮根盤幾百里巀然屹立乎長江長江西來走其下是
為揚瀾左蠡兮洪濤巨浪日夕相舂撞雲消風止水鏡
净泊舟登岸而遠望兮上摩雲霄之晻靄下壓后土之
鴻龎試往造乎其間兮攀緣石磴窺空硿千岩萬壑響
松檜懸崖巨石飛流淙水聲聒聒亂人耳六月飛雪洒

石磴仙翁釋子亦往往而逰兮吾常惡其學幻而言詭
但見丹霞翠壁遠近映樓閣晨鐘暮鼓杳靄羅旛幢幽
花野草不知其名兮風吹露濕香㵎谷時有白鶴飛來
雙幽寺遠去不可極便欲絶世遺紛厖羨君買田築室
老其下插秧盈疇兮釀酒盈缸欲令浮嵐暖翠千萬狀
坐卧常對乎軒窻君懐磊砢有至寶世俗不辨珉與玒
策名為吏二十載青衫白首困一邦寵榮聲利不可以
苟屈兮自非青雲白石有深趣其氣兀硉何由降丈夫

壯節似君少嗟我欲說安得巨筆如長杠明妃曲和王
介甫作其一云胡人以鞍馬為家射獵為俗泉甘草美
無常處鳥驚獸駭爭馳逐誰將漢女嫁胡兒風沙無情
貌如玉身行不遇中國人馬上自作思歸曲推手為琵
却手琶胡人共聽亦咨嗟玉顏流落死天涯琵琶却傳
來漢家漢宮爭按新聲譜遺恨已深聲更苦纖纖女手
生洞房學得琵琶不下堂不識黃雲出塞路豈知此聲
能斷腸其二云漢宮有佳人天子初未識一朝隨漢使

遠嫁單于國絶色天下無一失難再得雖能殺畫工于
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漢計誠
已拙女色難自誇明妃去時涙洒向枝上花狂風日暮
起飄泊落誰家紅顔勝人多薄命莫怨春風當自嗟余
觀介甫明妃曲二首辭格超逸誠不下永叔不可遺也
因附益之其一云明妃初出漢宮時涙濕春風鬢脚垂
低回顧影無顔色尚得君王不自持歸來却怪丹青手
入眼平生未曾有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

一去心知更不歸可憐着盡漢宮衣寄聲欲問塞南事只有年年鴻雁飛家人萬里傳消息好在氊城莫相憶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其二云明妃出嫁與胡兒氊車百輛皆胡姬含情欲語獨無處傳與琵琶心自知黃金捍撥春風手彈着飛鴻勸胡酒漢宮侍女暗垂淚沙上行人却回首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可憐青塚已蕪沒尚有哀弦留至今

復齋漫録云文忠詩小雨斑斑作燕泥東坡詩小雨斑

斑亦作泥山谷六言詩潤花小雨斑斑

藝苑雌黄云送劉貢父守維揚作長短句云平山欄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平山堂望江左諸山甚近或以謂永叔短視故云山色有無中東坡笑之因賦快哉亭道其事云長記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烟雨杳杳沒孤鴻認取醉翁語山色有無中蓋山色有無中非烟雨不能然也

苕溪漁隱曰歐公云身行南雁不到處山與北人相對

愁汪彦章云路行歸雁不到處家在長江欲盡頭彦章雖體歐公詩然終不及歐之自在也

蔡寛夫詩話云文忠與趙康靖公槩同在政府相得歡甚康靖先告老歸睢陽文忠相繼謝事歸汝陰康靖一日單車特往過之時年幾八十矣留劇飲踰月日於汝陰縱游而後返前輩挂冠後能從容自適未有若此者文忠甞賦詩云古來交道愧難終此會今時豈易逢出處三朝俱白首凋零萬木見青松公能不遠來千里我

病猶堪嚼一鍾巳勝山陰空興盡且留歸駕為從容因
牓其游從之地為會老堂明年文忠欲往睢陽報之未
果行而薨兩公名節固師表天下而風流襟義又如此
誠可以激薄俗也
苕溪漁隱曰歐公作詩蓋欲自出胷臆不肯蹈襲前人
亦其才高故不見牽強之迹耳如六月十四夜飛蓋橋
玩月云天形積輕清水德本虛静雲收風浪止始見天
水性澄光與粹容上下相涵映乃于其兩間皎皎挂寒

鏡餘輝所照耀萬物皆鮮瑩矧夫人之靈豈不醒視聽而我于此時翛然發孤詠紛昏忻洗滌俯仰恣涵泳人心曠而閒月色高愈迥惟恐清夜闌時時瞻斗柄

麈史云文忠早朝詩云月在蒼龍闕角西甚為美句然予按漢之四闕南曰朱雀北曰玄武東曰青龍西曰白虎今歐之詩意蓋以當前門闕狀蒼龍故云月在西也不用漢闕也

東臯堂小集云中秋夜待月詩和者數人趙承之一聯

云古來此景歎經歲今夜誰家不倚樓孫平父一聯云坐待銀盤生海底俄驚金餅上雲頭尤為佳也苕溪漁隱曰余評前一聯自在語意俱到後一聯用銀盤金餅止是詠月何獨中秋吾無取焉

苕溪漁隱曰古人賦中秋詩例皆詠月而已少有著題者惟王元之云莫辭終夕看動是隔年期蘇子瞻云暮雲收盡溢清寒銀漢無聲轉玉盤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蓋庶幾焉如杜子美劉夢得皆有八月

十五夜詩秖是詠月然亦佳句也子美云滿目飛明鏡歸心折大刀轉蓬行路遠攀桂仰天高水路疑霜雪林棲見羽毛此時瞻白兎直欲數秋毫夢得云天將今夜月一遍洗寰瀛暑退九霄凈秋澄萬里清星辰讓光彩風露發晶英能變人間世翛然是玉京

苕溪漁隱曰永叔喜雪云常聞老農語一臘見三白是為豐年候占驗勝蓍策三白事古人不曾用自永叔始遂為故實如鮑欽止雪霽云三白歲可期一飽分已定

呂居仁雪詩云看取一年三白喜歡共入新年皆本此也

劉貢甫詩話云永叔與江鄰幾論韓雪詩以隨車翻縞帶逐馬散銀盃為不工而謂坳中初蓋底凸處遂成堆為勝未知真得韓意否也永叔云知聖俞詩者莫如修嘗問聖俞平生所得最好句聖俞所自負者皆修所不好聖俞所卑下者皆修所稱賞盖知心賞音之難如是其評古人詩得無似此乎

復齋漫録云退之喜雪獻裴尚書詩喜深將策試驚密仰簷窺又云氣嚴當酒暖灑密聽窓知荆公全用以為一聯云借問火城將策試何如雲屋聽窓知

法藏碎金云韓詩外傳云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子之所居有迎春花桃花因閑覩之二花多五出亦有六七出者百中之一耳譬如千萬人中或有一人生六指物理如此不足怪莊子云枝指是也萬一有反常之事固當無執定之理

藝苑雌黄云南史張融作海賦成示顧凱之凱之曰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因命筆益之云漉沙成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東坡雪詩押鹽字一聯漁艮句好真堪畫柳絮才高不道鹽學者徒知柳絮撒鹽用謝安故事殊不知不道鹽三字亦有來處也

苕溪漁隱曰魯直雪詩試尋高處望雙闕佳氣葱葱寒妥貼洪覺範雪詩一川秀色浩凌亂萬樹無聲寒妥貼二詩當以覺範為優句意俱工

六一居士云牡丹花之絶而無甘實荔枝果之絶而非名花昔樂天有感于二物矣是孰尸其賦予耶然斯二者惟一不兼萬物之美故各得極其精此於造化不可知而推之至理宜如此也余少遊洛陽花之盛處也因為牡丹作記君謨閩人也故能識荔枝而譜之因念昔人甞有感於二物而二人者適各得其一之詳故聊書其所以然而附君謨譜之末焉

藝苑雌黄云羅隱牡丹詩云自從韓令功成後辜負穠

華過一春余考之唐元和中韓宏罷宣武節制始至長安私第有花命斸去曰吾豈效兒女輩耶當時為牡丹包羞之不暇故隱有辜負穠華之語

復齋漫録云東坡雨中明慶賞牡丹云霏霏雨霧作清妍爍爍明燈照欲燃明日春陰花未老故應未忍著酥煎又云千花與百草共盡無妍鄙未忍汙泥沙牛酥煎落蕋孟蜀時兵部尚書李昊每將牡丹花數枝分遺朋友以牛酥同贈且曰俟花彫謝即以酥煎食之無棄穠

艷其風流貴重如此

東坡云揚州芍藥為天下冠蔡繁卿為守始作萬花會用花十餘萬株既殘諸園又吏因緣為姦民大病之余始至問民疾苦以此為首遂罷之花本洛陽故事亦必為民害也會當有罷之者錢惟演為留守始置驛貢洛陽花識者鄙之此宮妾愛君之意也故次韻林子中春日見寄詩云為報年來殺風景連江夢雨不知春以此也

東臯雜録云韓魏公守維揚王荆公王岐公為幕客公愛重之方春作芍藥會有四枝正紫重跗累萼中有金蕋遶之號腰金紫每歳不過一二公召二幕賞之尚少一客俄報陳太博入境秀公也即召之後皆為宰相故荆公作魏公挽詩云幕府少年今白髮傷心無路送靈輀

復齋漫録云東坡言古今七言偉麗之句永叔一聯云蒼波萬古流不盡白鳥雙飛意自閒上句取李太白長

波瀉萬古之句東坡一聯云令嚴鐘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烟上句取杜子美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之句也

苕溪漁隱曰永叔有句云黃栗留鳴桑椹美紫櫻桃熟麥風凉先君有句云含桃紅紫鶯聲老宿麥青黃燕子飛皆初夏詩也

本朝名臣傳云初仁宗以唐書淺陋命官刊修在職五年而修至分撰紀表志七年書成宰相韓琦素不悦宋

祁以所上列傳文采雕飾太過又一書出兩手詔修看詳改歸一體修受命歎曰宋公於我前輩人所見不同詎能盡如己意遂不易一字又故事修書進御惟書官崇者是時祁守鄭州修位在上修曰宋公於此日久功深吾可掩其長哉遂各列其姓名宋庠聞而喜曰自昔文人相凌掩斯事古未有也

三山老人語録云舊唐史蔣伸從容言於上曰近日官頗易得人思徼倖上驚曰如此則亂矣對曰亂則未亂

但微倖者多亂亦非難上稱歎再三新史易其語云比爵賞稍易人心且偷帝愕然曰偷則亂矣伸曰否非遽亂但人有覬心亂由是生不若舊史詞暢而理順也

桐江詩話云永叔作韓忠獻晝錦堂記開石了以碑本寄張安道安道嗟嘆久之云惜乎不先寄老夫使此記遂有小纇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兩句中可去一字不然以武康之節來治相又不然以武康節來治于相

本朝名臣傳云歐陽公知開封府丞包拯政猛之後一

切循理不事風釆或以拯之政勵修者荅曰凡人材性不一各有長短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政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爾聞者服其言

司馬文正公日録云歐陽公坐擅止青苗錢特放罪上表謝曰敢不戒小人之遂非思君子之改過

許彥周詩話云會老堂口號曰金馬玉堂三學士清風明月兩閒人初謂清風明月古今通用語後讀南史謝譓傳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當明月文忠

公文章固優辭亦精緻如此

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十四

宋　胡仔　撰

梅都官

藝苑雌黄云河豚新附本草云味甘温無毒日華子云有毒子按倦游雜録云河豚魚有大毒肝與卵人食之必死暮春柳花飛此魚大肥江淮人以為時珍更相贈遺臠其肉雜蔞蒿荻芽瀹而為羮或不甚熟亦能害人

歲有被毒而死者然南人嗜之不已故聖俞詩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豚當此時貴不數魚蝦而其後又云炮煎苟失所轉喉為莫邪則其毒可知本草以為無毒葢誤矣及觀張文潛明道雜志則又云河豚水族之奇味世傳以為有毒能殺人余守丹陽及宣城見土人户食之其烹煮亦無法但用蔞蒿荻芽菘菜三物而未嘗見死者若以為土人習之故不傷蘇子瞻蜀人守揚州晁無咎濟南人作倅每日食之了無所覺南人云魚

無頰無鱗與目能開闔及作聲者有大毒河豚備此四者故人畏之而此魚自有二種色淡黒有文點謂之斑子云能毒人土人亦不甚捕也子瞻在資善堂嘗與人談河豚之美者云也直那一死其美可知或云子不可食其大纔一粟浸之經宿如彈丸人有中其毒者以水調炒槐花末及龍腦皆可解予嘗見漁者説所以取之之由曰河豚盛氣易怒每伏水底必設網於上故以物就而觸之彼將奮怒而上遂為所獲吳人珍之目其腹

腴為西施乳子嘗戲作絶句云蔞蒿短短荻芽肥正是河豚欲上時甘美遠勝西子乳吴王當日未曾知雖然甚美必甚惡河豚味之美也吴人嗜之以喪其軀西施色之美也吴王嗜之以亡其國茲可以為來者之戒

詩説雋永云福州嶺口有蛤屬號西施舌極甘脆其出時天氣正熱不可致遠吕居仁有詩云海上凡魚不識名百千生命一杯羹無端更號西施舌重與兒曹起妄情

六一居士詩話云鄭谷詩名盛於唐末號雲臺編而世俗但稱鄭都官詩其詩多佳句但格不甚高予為兒時誦之今其集不行於世矣梅聖俞晩年官亦至都官一日會飲劉原父戲之曰聖俞官必止於此坐客皆驚原父曰昔有鄭都官今有梅都官也聖俞頗不樂未幾聖俞病卒余為序其詩為宛陵集而今人但謂之梅都官一言之謔後遂果然斯可歎也

苕溪漁隱曰歐陽永叔宛陵集序晁無咎海陵集序二

序皆論詩人之多窮余嘗愛之故玆併録宛陵集畧云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盖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藴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竒怪内有憂思感憤之欝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盖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海陵集序畧云文學不足以發身春秋時士大夫顯名諸侯

人稱之至今者皆有他事業舉大而任重排難而解紛其用如穀帛藥茗而文章者特以緣飾而行之耳戰國異是一切趨合抵巇無春秋時事業矣而文學尤為不急詩又文學之餘事至唐始盛然為之而工不足以取世資故世稱少達而多窮自蘇李而下枚數之至唐皆孫樵所論相望於窮者也以其不足以發身而取世資又多窮如此而士或千一好焉惟恐其學之不至營度彫琢會其得意不啻如鍾鼎之獲顧他好嗜無足以易

此者雖數用以得詬病猶不悔曰吾固有得於此也嗚呼非誠心好之孰能困而堅往而忘返如此哉

苕溪漁隱曰聖俞詩工於平淡自成一家如東溪云野鳧眠岸有閒意老樹著花無醜枝山行云人家在何許雲外一聲雞春陰云鳩鳴桑葉吐村暗杏花殘杜鵑云月樹啼方急山房人未眠似此等句須細味之方見其用意也

許彥周詩話云聖俞詩句句精鍊如焚香露蓮泣聞磬

清鷗邁之類宜乎爲歐陽文忠公所稱其他古體如朱絃疏越一唱三歎讀者當以意求之

梅聖俞寵嬖曹氏作一日曲爲曹氏也苕溪漁隱曰余閱宛陵集見一日曲味其辭意乃爲南陽一娼語離而作然則謹厚者亦復爲之耶其曲云妾家鄧侯國肯愧邯鄲姝世本富繒綺嬌愛比明珠十五學組紃未甞開戶樞十六失所適姓名傾里閭十七善歌舞使君邀宴娛自兹著樂府不得同羅敷涼温忽荏苒屢接朝大夫

相歡不及情何異逢路衢昨日一見郎目色曾不渝結愛從此篤暫隔尤恐疎如何遂從宦去涉千里途郎跨青驄馬妾乗白雪駒送郎郎未遠别妾妾仍孤不如水中鱗雙雙依緑蒲不如雲間鵠兩兩下平湖魚鳥尚有託妾今誰與俱去去約春華終朝怨日晩一心思杏子便擬見梅花梅花幾時吐頻掐闌干數東風若見郎重

為歌金縷

苕溪漁隱曰聖俞云南嶺禽過北嶺叫高田水入低田

流魯直云野水自添田水滿晴鳩却喚雨鳩歸詩意皆相類然魯直造語有工優於聖俞

蘇子美

苕溪漁隱曰元次山集自釋云帶笭箵而畫船注云上郎丁下桑荒切竹器也故唐書音訓云讀作郎桑見結本集音訓又音上力丁切下息拯切取魚籠也蓋有平仄兩音自釋又云能帶笭箵全獨保生能學聱（五交切）齖保宗全家聱也如此漫乎非邪其語雖協韻然廣韻集

韻于庚清青三韻中不收此篘字並于上聲迥字韻中收之蘇子美松江長橋觀漁詩鳴榔莫觸蛟龍睡舉網時聞魚鱉腥我實宦游無況者擬來隨爾帶笭篘黄魯直雨晴過石塘詩長虹垂地若篆字晴岫插天如畫屏耕夫荷鋤解襏襫漁父晒網投笭篘秦少游德清道中還寄子瞻詩叢薄閒羅帳淪漪瀉鏡屏踈籬窺窅窕支港泛笭篘皆于青字韻中押真誤也

復齋漫録云子美詩云笠澤鱸肥人膾玉洞庭橘熟客

分金呂吉甫詩魚出清波庖膾玉菊含寒露酒浮金呂
勝于蘇蓋人客兩字雖無亦可
苕溪漁隱曰吳江長橋詩世稱三聯子美云雲頭灧灧
開金餅水面沉沉卧綵虹楊次公云八十丈虹晴卧影
一千頃碧玉無瑕鄭毅夫云插天螮蝀玉腰闊跨海鯨
鯢金背高永叔謂子美此句雄偉余謂次公毅夫兩聯
粗豪較以子美之句二公殊少藴藉也
山谷云二蘇送梁子熙聯句云大榮大辱能生死人叔

才二物不並以撓厥真子美之子病悶腸如車輪叔才勞憂到母飢寒著身子美世俗鹵莽輙置莫親叔才文彩光艷伏不得伸子美悽吟哀號酸入四鄰叔才夜計破午若燕作秦子美腹憤軋軋冐奇陳陳叔才淮國晚嶺吳渠春津子美去謝夙蘊歸逢故辛子美雌火在丑刮鑿遯屯叔才駕風鞭霆以脫凡鱗子美景祐元年仲春子美于蜀紋紙上楷冩字極端勁可愛叔才蓋才翁舊字此篇不見于家集畧計雄文妙墨流落人間者必

千數百紙二蘇文章豪健痛快如此潘陸不足呑也
復齋漫録云田家汩汩水流渾一樹高花明遠村雲意
不知殘照好却將微雨送黄昏鄭毅夫詩也春陰垂野
草青青時有幽花一樹明晩泊孤舟古祠下滿川風雨
看潮生蘇子美詩也第二句相類然皆清絶可愛

石曼卿

六一居士詩話云曼卿自少以詩酒豪放自得其氣貌
偉然詩格奇峭又工於草書筆畫遒勁體兼顔柳為世

所好余家嘗得南唐後主澄心堂紙曼卿為余草書其籌筆驛詩曼卿平生所自愛者至今藏之號為三絶真余家寶曼卿卒後其故人有見之者云恍惚如夢中言我今為神仙也所主芙蓉城欲呼故人往遊不得忿然騎一素騾去如飛後又云降于亳州一舉子家欲呼舉子去不得因留詩一篇與之余亦記舉子一聯云鶯聲不逐春光老花影長隨日脚流神仙鬼怪事不可知然其詩頗類曼卿平生語舉子不能道也

括異志云慶歷中有朝士將曉赴朝見美女三十餘人靚粧麗服兩兩並馬而行丁度觀文按轡於其後朝士驚曰丁素儉約何姬之衆耶有一人㝡後行朝士問曰觀文將宅眷何往曰非也諸女御迎芙蓉館主俄聞丁卒

苕溪漁隱曰東坡言世傳王迥子高與仙人周瑶英游芙蓉城元豐元年三月余始識子高問之信然乃作此詩云芙蓉城中花冥冥誰其主者石與丁珠簾玉案翡

翠屏雲舒霞卷千娉婷中有一人長眉青炯如微雲澹
踈星往來三世空鍊形竟坐誤讀黄庭經天門夜開飛
爽靈無復白日乘雲軿俗緣千劫磨不盡翠被冷落淒
餘馨因過緱山朝帝廷夜聞笙簫弭節聽飄然而來誰
使令皎如明月入窓欞忽然而去不可執寒衾虚幌風
泠泠仙宫洞房本不扃夢中同躡鳳凰翎徑度萬里如
奔霆玉樓浮空聳亭亭天書雲篆誰所銘遶樓飛步高
竛竮仙風鏘然韻流鈴蘧蘧雲開如酒醒芳卿寄謝空

丁寧一朝覆水不返瓶羅巾別淚空熒熒春風花開秋葉零世間羅綺紛羶腥此生流浪隨滄溟偶然相值兩浮萍願君收視觀三庭勿與嘉榖生蝗螟從渠一念三千齡下作人間尹與邢東坡此詩最為流麗故秦太虛與東坡簡云素紙一軸敢冀醉後揮掃近丈并芙蓉城詩時得把玩以慰馳情許彥周詩話云詩人寫人物態度至不可移易元微之李娃行云髻鬟峩峩高一尺門前立地看春風此定是娼婦退之華山女詩云洗粧拭面

著冠帔白咽紅頰長眉青此定是女道士東坡作芙蓉城詩亦用長眉青三字云中有一人長眉青炯如微雲淡跡星便是神仙風度

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十四